



北
華
新
華
書
店
發
行

(秧歌劇)

兩種作風

(獨幕歌劇)

軍民一家

2102

(秧歌劇)

兩種作風

軍區文藝工作團集體創作

執筆者江濤、史超

作曲者：吳 毅

華北新華書店發行

兩種作風・軍民一家

著作者： 軍區文藝工作團等

出版者： 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 華北新華書店

印刷者： 永興印刷廠

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

看了文藝團三個劇的演出後

張 際 春

最近一個時期文藝工作團演出了「軍民一家」「關金票」「兩種作風」三個劇，前一個劇我看了三次，印象較深，後兩個劇都只看了一次，印象甚淺，其過程已不大記得清楚了，現在只能來談談印象。

三個劇中第一、二個劇是寫的軍民關係，第三個劇全是寫的部隊內部關係。總的來說三個劇都是部隊劇，部隊文藝團演出部隊自己的劇是好的。有的同志認為部隊太單純，沒有什麼劇可寫可演。證明這種認識是不對的。部隊本身的活動一樣是異常豐富，一樣充滿着很多富有戲劇性的活動，問題是文藝工作者是否深入了部隊的裏層，是否真正熟悉了廣大官兵的生活，三個劇證明了這點，同時也證明部隊中的同志（甚至部隊以外的同志）一樣是喜歡看部隊劇，並不一定要看部隊以外的劇的。

部隊劇對於部隊的教育意義是會來得更大更直接些的。「兩種作風」演過以後，部隊不少的同志（尤其戰士）在議論着，並與自己部隊中活的人物對照着，就是證明。部隊劇對於老百姓的教育意義也是很大的，雖然表演出的是部隊的事情，但從戲劇中能够提高他們對於部隊的認識和信仰，如果戲劇中還涉及到軍民關係（如一、二兩劇）的話，對於老百姓的教育也是直接的。

我認為三個劇中，「軍民一家」「兩種作風」的成功較大，效果也較大，「關金票」的成功較小，效果也比較小。「兩種作風」的演出，配合

着部隊內部的整訓，意義是大的。我們部隊的內部關係，官兵關係，軍事政治工作關係直到現在還存在着不少的問題。連隊指導員如何去改善自己的領導作風，如何去教育戰士，如何去幫助連長改善他的領導，如何去改善全連官兵關係、團結全體官兵，都是他工作職責內十分緊迫的任務。而「兩種作風」中的指導員，在他艱苦工作的過程中，達到了這一個目的，團結了全體官兵，改善了官兵關係，而且最主要的完全站在幫助連長的地位，毫不損害連長的威信之下，使連長在切身體驗中改好了自己的領導作風。這對於一個連長，尤其對於一個指導員，是最現實的教育，對於一般幹部也是最現實的教育。

在結構上說：「軍民一家」「兩種作風」尤其是「兩種作風」是比較細緻的，而「開金票」就顯得有些粗糙了。這在創作過程中對於生活的體驗程度如何，是有決定影響的。至於「軍民一家」「兩種作風」，都是話劇與歌劇兩種形式錯綜着結合着，不受一定形式的束縛，而且更能吸引觀衆的注意和激發觀衆的情感，這是他的特色。

嚴格檢查起來，自然三個劇都還各有它不同的缺點與不足之處，但這種以部隊官兵關係，軍民關係為主題的，話劇和歌劇結合着的形式的话劇，是可以提倡和應該提倡的。部隊八年來在戰鬥、生產、作軍樂工作等等各種生活過程中，以及在新的和平民主鬥爭中展開着的新的生活的場面，都存在着豐富的材料，有待於我們去發現、整理，創作成更好的劇本、小說、詩歌……。這要依靠我們部隊工作同志，文藝工作者今後的努力。

一九四六、四月二十六日

介紹文藝工作團的 『兩種作風』

任白戈

文藝工作團決定要演部隊自己的戲以後，就在今年一月間派了兩組人到部隊去搜集材料。因為這時部隊有些移動，他們就順道集中到黃河支隊去了。他們總共是十六人，在漳支工作了三十二天，搜集了許多部隊自己的故事，寫成劇本十二個，有兩個就在那裏對部隊演出，部隊看了都很高興。其中『兩種作風』一劇特別受到大家的稱贊。最近邊區召開文化工作者座談會的時候，他們又加了一些修改，對文化工作者座談會及軍直幹部演出，大家的評論還是較好。我們認為這個劇本對部隊很有教育意義，而且在部隊容易演出，特將它印發，以供各個部隊廣泛採用。

這個劇本有什麼特點呢？

第一、牠的故事是部隊常見的事情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其中每個人物，差不多也是每個部隊常見的，但就在這平常故事之中，明確表現出兩種不同的作風得着兩種不同的結果，使大家一看就知道誰是正確的誰是不正確的。這種正確與不正確的區分，基本觀點是完全符合於我軍政治工作的原則精神的，但在有些幹部的思想裏往往還是含混不濟乃至互相換置，看了這劇之後就可以使大家有一明確的認識。在改善領導作風與官兵關係上，它是會起一定的教育作用的。

第二、這個劇本的創作亦是一個很好的經驗。牠首先將部隊關於糧方面的材料都盡可能搜集起來，而且是經過軍事路線親自到該隊去搜集的，

然後再將這些材料歸納起來而加以典型化，並不限於一個部隊的材料，甚至連陝甘寧邊區部隊的都有，所以牠是具體的又是一般的，使每個部員看了都覺得是自己見過的事或就是本身的事而感到親切。這比那單獨表現一個部隊一件事實的劇本，作用是要廣泛的多。但牠基本是部隊自己的事，是一件現實的東西，如果離開這點，牠將又喪失其全部的作用。而這裏主要的一點，就是劇本創作的時候，不只要演部隊自己的戲，而且是有目的有意識的計劃演那樣的戲給部隊看。換句話說，就是要把演劇作為部隊教育方式之一，演劇的內容要密切與部隊當前的政治任務結合起來，而演劇本身就是以文藝的形式來進行政治工作。只要抓着了這個要點，演什麼劇的問題便可得着適當的解決。

第三、劇本的形式亦值得我們提倡。牠可以算是一個秧歌劇，但牠並不限於一般秧歌劇的形式；牠裏面歌唱不少，但都比較易唱；牠表演了一個連的領導，但上場的人物並不很多，牠的手法是寫實的，但牠又完全不受話劇形式的束縛，而運用了廣式劇的一切自由便利的條件。所以牠比較容易演出，不受時間、空間種種條件的束縛和限制，很適合於我們一般部隊的公演。

文藝工作團自從寫出和演出這些劇本以後，他們和部隊的聯系與影響都大有進步，同時自己的信心與情緒也大大增高。他們深深體驗到部隊是他們一切力量、成績、進步的源泉，更具體的了解要怎樣才算是真正為兵服務；只要面向連隊，創作的材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；只要能面向連隊，正確的批評是容易得到的；所有自己一切學習與工作上的困難都可完全克服。這就說明他們所走的路是對的，還未這樣作的劇團和宣傳隊的同志應當引為借鑑。

兩種作風

軍區文藝工作團集體創作

執筆者：江 濤、史 超

作曲者：吳 毅

人物表：從略

景：廣場

時 間：一九四六年

第 一 場

（幕後全體齊唱）（第一曲）：

（一）我們是八路軍，我們是一家人，戰鬥在一起，生活永不分，同生死，共患難，大家一條心，同生死共患難，大家一條心。

（二）我們是好同志，親愛像兄弟。不怕有缺點，大家互相提。你幫我、我幫你，彼此來學習。互相幫助共進步，彼此來學習。

（三）我們是八路軍，官兵要一致，上級愛下級，下級敬上級，要愛兵，要尊幹、團結在一起，愛兵尊幹要做到，團結在一起。

（樂隊奏第二曲）

通訊員：（下簡稱通，上。手裏拿着幾片打破了的缸片，一手拿着濕淋淋的樹包，身上也滿是水。）

這可怎麼辦？這可怎麼辦？……把老鄉的缸給打破了！（埋怨自己。）該死！誰叫你不小心啦！……打破了缸還不算，又把連長的樹包弄濕了（越發越氣，使勁把缸片往地下一摔，音樂停）他媽的！誰叫你不小心，你就不知連長的脾氣像砲彈一樣，一碰就炸。連長回來看見了，這一頓罵是跑不過去啦！……他媽的！這樹包裏又不知道是什麼！要是重要文件的話，禁閉是坐定啦！……（看見前邊有人來）喲！前邊來人啦！千萬可別！連長，要是連長就倒了霉啦！（蹲在一邊，收拾樹包。）

指導員：（下簡稱指，上，唱第三曲）

（一）今天行軍路程短，不知不覺到駐地，我把各班都看過，連長去看炊事班。

（二）連長積極又熱情，就是有些舊作風，脾氣暴躁愛罵人，同志們對他不高興。

（白）我和連長到各班看了一下，大家把樹包已經打開，就等着吃飯啦！連長就去催他們做飯，連長工作負責熱情，我實比不了，就是有時候看到不順眼的地方就發脾氣，現在班裏都對他有些意見。要是這樣下去，恐怕這個連很難搞……我先和連部整理一下，連長回來好休息，我們談一談。（唱第三曲）連長優點我學習，我幫助他糾正壞脾氣，只要領導作風好，官兵關係沒問題。（看見通訊員）（白）通訊員！房子在那裏？

通：（用手一指）在這裏邊。

指：（發現通信員滿身都是水）怎麼滿身都是水呀？是不是又去挑皮和人打鬧去啦！你們青年光顧玩，還不去換換衣服，小心涼着。

通：沒有，指導員，我沒和人打架。

指：那是怎麼搞的，先換換衣服去吧！小心凍出病來！去！先把我那個大衣披上。

通：我不冷，指導員，都賴我不小心，我去整理房子誰知道……（欲

（哭）（音樂起奏第二曲）

指：你說嘛！是怎麼回事？

通：是……

指：說呀！怕什麼？

通：咱們住的房子小，炕上睡不下，我想支個床，大家睡着好不擠，門板也找好了，把水缸擲出去床就支得下了，誰知道，指導員你看（指自己的衣服）。

指：水缸倒了，再給老鄉担上兩担，賠了他就是啦！衣服濕了烤烤這算什麼，不要難受。

通：不是的，是擲的時候不小心，缸又是個破缸，打爛了！

指：怎麼？水缸打破了？還能修理不？

通：（旁白）壞了！我又把事情作錯了！（對指）原先也許能修理，剛才，我一生氣又把大塊摔成小塊啦！現在恐怕不能修了。

指：你看！這都是不小心的壞處，你本來想叫大家睡個舒服覺，可是好心變成壞心了，以後要小心。你知道咱們連上百十個人，住在老百姓家裏，要是今天你弄壞這個，明天他弄壞那個，連上怎麼能賠得起？再說，對老百姓的東西要特別愛護，這回事你應該好好的檢討一下，你先去把衣服換上，給老鄉說，咱們明天走的時候想辦法賠他。

通：噫！噫！還有（哭唱第二曲）指導員我毛草，事情你還不知道，這個事情更糟糕，連長那個布掛包，也叫我給弄濕了。

指：（接過掛包）怎麼你把掛包弄濕了？（唱第三曲）水缸打破能賠償，弄濕文件不應當，你快把它掏出來，找個地方晾一晾。

通：（唱第四曲）指導員，我害怕，我怕連長把我罰，不是打，就法辦，我真不敢去見他，我真不敢去見他。

指：（唱第三曲）

（一）你對上級要尊重，不許瞎說亂議論，你把事情做壞了，應當坦白來承認。

（二）自己缺點要認清，好好反省去糾正，不該亂埋怨人，自我批評要放寬。

（白）連長什麼時候打過人啦？就說連長有點脾氣，那也改的多

啦，你們不要在下邊胡說亂想！掛包的事我和連長講講。

通：指導員！你對我的意見，我說很對，以後我就不吊而郎當了，你看我的工作好啦！以後我再有錯誤，請你當面指示。

指：去把文件晾一晾去吧！我先和連長說說，過一會你也應該向連長承認錯誤，去吧！

（通訊員剛欲走連長上）

連長：（下簡稱連）通訊員，在那住啊！

通：（急忙把掛包藏在身後）在這裏邊。

指：老張！

連：（對指）火房這些傢伙不知擺的什麼名堂，隊伍走了一天了，人累個要死，班上淨等着吃飯，到現在他們火也沒生水也沒挑。

指：這些炊事員工作還好嘛！今天是怎麼搞的，他們現在幹什麼啦？

連：班長才去劈柴火，這些人非整他一傢伙不可！早上就沒有按時間開飯。亂彈琴！

指：這個地方菜餚條件比較差，恐怕借鍋借桶不大容易，柴火也不大好搞，我去看看去，叫他們以後注意，你先休息一下。

連：不用去啦！剛才我去把他們罵了一頓，現在也許做飯啦！

指：我還是去看看，也許有了困難，飯又就誤了，我去幫助他們解決一下。

連：你也該休息了。這些人就是吃硬不吃軟，整一下什麼問題都解決了，你不用去了。不信你看，保險不用半個鐘頭，飯就會做好，通訊員，房子！（通訊員轉身帶路，連長看見掛包濕了）

連：掛包是怎麼搞的？啊！怎麼弄濕了？

通：水倒在上邊去啦！

連：你搞的什麼名堂！你的眼睛長到什麼地方去啦？

通：……

指：他打掃房子支床的時候，不小心把缸給搬破了！剛才我批評了他。……

連：怎麼！缸也打破啦！你這小傢伙，光知道破壞！前幾天你把人家老鄉的椅子把弄斷了，今天缸又送在你手裏，我又不是搖錢樹，那裏有那麼多錢賠！

通：這都怪我不小心，我也沒敢想叫連上給賠。連長！先從這裏整出來，

以後扣我的津貼。

連：你沒敢想，想不想還不是要公家給你賠！

通：我不是光說，是誠心叫公家扣我的津貼。

連：我知道扣你的津貼！你一月三十塊錢，什麼時候才能扣完，還不是要公家給你賠！

通：扣到什麼時候算什麼時候，我平時也不花錢。

連：你別嘴硬，賠了也得受罰，像你這號人，不整你就不會留心。

通：連長，我真不是誠心的。（哭）

連：哭！你只知道哭，你還知道什麼？不整你一輩子也改不過來。

指：算啦！老張，批評他一頓就算啦！以後叫他經心就是了。還不快去把房子整理整理，你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缺點。去吧！

通：是！（敬禮走）

連：回來？把裏邊的文件拿出來亮一亮，要是弄壞了，小心你的腦袋。（
通下）有時我也好說好講的，可這些人就是不聽。

指：這些人都還年青，自己辦錯了事，就知道不對啦，做工作還分辯不出個是非輕重來，還是要多給他們解釋。

連：我也知道我的脾氣不好，就是一遇見了事就起火。

指：這個也要慢慢來，你比方今天把通訊員罵了一頓，他光知道怕你，可是他對他的錯誤並沒有認識到，下次還是照樣的犯，你要把道理給他說明白，叫他自己檢討一下錯在什麼地方，以後就不會再錯了。

連：理論上是對的，可一碰到實際事就行不通！

指：（笑）那有理論上對，實際上行不通的事情？我就不信，你舉個例子吧，要是你能把我說服了我就相信，不然你以後就用我說的辦法。

連：那例子，多的很，比如……比如……好！讓我想想。

指：就讓你想想。

（副班長和戰士陳三保上）

陳：（一路走一路和班長說出來）怕什麼，走在前頭，走在後頭反正還不是回事。

副：你怕我還得跟上一個人，誰知道你在後頭搞什麼鬼？

陳：你還怕我鬧小差？我革命也革了三四年啦，掛彩也掛過四五次……

副：不是那個，是怕你傷邊病倒了，沒人照管。

連：（見陳走過來）陳三保，回來啦！你怎麼成天掉隊？

陳：隊伍來了我還跑不來？

連：我看你就是誠心調皮，誠心背烏龜，你今天爲啥又掉隊啦？

陳：肚子痛嘛！走不動，淨拉肚子，反正我也不想坐飛機。

連：二班副，陳三保是怎麼回事啊！

副：他說肚子疼拉肚，我也弄不清，這幾天我都跟在他後面，也沒見他拉過肚子，八成是……

連：我說你是誠心調皮搗蛋，你說你有病，我早就看出你啥病也沒有，就是想着一個人在後邊晃晃來晃去當自由兵！

陳：怎麼當自由兵來！那一次打仗我也沒落在人後。我肚子疼還能跑到人前邊去？

連：你搞什麼名堂！在我面前擺老資格，我打的仗比你聽見過的還多。明天就不許你掉隊，要不非整你一下不可！

陳：整就整吧！明天我肚子疼還是掉隊，要不就派担架抬我。

連：拿担架抬你，老百姓就不做活啦！你還想減輕老百姓負擔不想？明天不准你掉隊，要不非整你不可！二班副，明天不准他掉隊！

陳：整就整吧！我也見過。

連：（走上前欲打）好！看你的話算話我的話算話。

副：（把連長攔住）連長你別着急，別着急（轉身對陳）陳三保幹什麼你動態度。

副：（唱第五曲）

陳三保你不要動態度，

連長說話要尊重。

爲啥嘴裏亂咕嚕。

指：（唱第六曲）

（1）陳三保，這是你不對，

連長說你爲你好，

爲啥和連長吵起嘴。

陳：（唱第七曲）

指導員你聽我說清，
今天不是我調皮，
行軍實在肚子痛。

連：你拉個屌子！（下）

指：（唱第六曲）

你肚子疼，我們早知道。
連長定會關心你，
你也不要脾氣燥。
（2）組織上對你很愛護，
你要病重不能走，
牲口担架把你送。

陳：（唱第七曲）

我今天實在肚子疼，
掉隊落伍在後面，
不是想當自由兵。

指：（唱第六曲）

（1）這幾天行軍事情忙，
照顧同志們很不够，
你有意見可以講。
（2）你說說，連長好不好，
上次你得了重感冒。
連長照顧你多週到。

（白）我問你，你說連長關不關心咱們連上同志？

陳：關心是關心，這連上誰也沒二話，可是連長……

指：你也承認關心，連長和我如果有什麼缺點，你們可以按組織提上來嘛！
你是個老同志，什麼事都比新同志作得好，如果老同志首先調起皮來，那新同志怎麼辦？！

指導員，我是個直性子人，剛才和連長頂起來，我承認我不對，可是我向組織提個意見，連長那脾氣也得改改。

指：好！你先回去休息一下，馬上就要吃飯啦，你現在肚子怎麼樣，還疼不疼？二班副，你回頭告訴值星排長，叫他告訴火房，給陳三保做點病號飯。

陳：不！我現在已經不疼了。跟大家一塊吃好了。

副：做點吧！

指：還是做點好啦！有了病組織上是應當照顧的！

陳：你們做上我也不吃，我現在肚子不疼了嘛！

指：那你先回去吧！二班副你留一下。（陳下）陳三保過去很好，怎麼現在調起皮來啦！他肚子疼的輕重？重的話，今天還得想辦法請醫生看一看。

鍾：（上，通訊員跟上）通訊員，你到火房裏看看飯做好了沒有。你說我說的，二十分鐘內開飯，不開可不成啦！

鍾：是（下）

副：陳三保這兩天肚子就不疼，他是故意調皮哩！

指：你怎麼知道？

副：他自己給我說的，他說：「副班長，你說我為什麼掉隊，我是給連長調皮哩！」他說：「連長……」（看連長在一旁不敢說）

指：說吧，沒關係。

副：他說：「連長一說話三瞪眼，淨發脾氣，」他還說：「你不尿我我還不尿你哩！你給我發脾氣，我就給你個裝病。」

連：我說他裝病，他說他真有病，這些人非嚴格管理紀律教育不行。

指：二班副，你回去還是好好招呼他，不要為難。過去他是有老肚子疼的毛病，他有什麼缺點也給他提出，該批評的就批評，該照顧的就照顧。

副：我也經常批評，在照顧上是不大够。

指：兩方面都要照顧到。好！你也累了，回去休息吧！看連長還有什麼事沒有？

副：連長，有什麼事沒有？

連：我也沒有什麼事了，你回去看看，陳三保要是真肚子疼，叫火房給他做點病號飯。

劉：是（被縛下）

連：你看行軍才這麼幾天？就出了這麼多事情，三頓飯就有兩頓不能按時候開，幾個搞亂傢伙故意掉隊。你看！到目的地還得三天走，照這樣下去，真沒辦法。

指：搞工作還是耐心點，經常和他們談談叫他們懂得道理，我想這事情以後就不會再發生了。

連：我看他們就是那股子落後勁，不推不動，你三天不罵他，他就不痛快，成天埋怨上級不好，哼！叫他們來幹幹看，嘗嘗滋味，他們就知道是幹什麼的了！

指：唉！有些人是落後，比如陳三保吧？他故意調皮，這不能說他是進步，我的意見只要耐心的幫助他，沒有什麼問題解決不了的。二班副不是說他是故意要調皮給領導上看？這個一方面要指出他的不對，另一方面要多感動他，說服他。

連：你只說說服他，說服他！（唱第八曲）

——就說今天炊事班，宿營半天還沒做飯，不是我去罵一頓，明年今天也不粘。

指：（唱第九曲）

老張咱倆來商量，我有意見對你講，打罵處罰不頂用，打通思想才能行。

連：（唱第八曲）那些調皮搗蛋鬼，就是那股落後勁，跟他說好的他不聽，非用紀律那才行。

指：（唱第九曲）

光憑紀律不頂用，思想問題沒打通。事過之後還是犯，工作反倒難推動。

連：（唱第八曲）他要調皮我再整，看看他能是我能。上級命令我服從，不聽我說也不行。

指：（覺得再談下去不好，故意轉移話題）老張！過去的事，先別談了！從明天起不是還要行三天軍？咱們先佈置一下工作，好防止別的問題再發生。

連：佈置一下工作我也贊成，老劉！咱們一塊雖然只有半年，大概你也了

解我，憑良心說我對待工作是積極的，叫著什麼就幹什麼。爲黨工作還有什麼價錢好講？我就是看不慣那些調皮傢伙……

指：你工作熱情，關心下級，下邊他們也都知道，大家就是怕你發脾氣。你的出發點是好的，可是這種方式常常會惹起下面不滿。

連：說服就說不成事嘛！你老說打通思想，打通思想，可他們這號人就是越發火火一窩不通。

指：老張！以後你試試看，不發脾氣，多找服，看看效果怎麼樣？

通：（上）連長！火房現在連水還沒挑，火也是剛生起來。

連：水還沒有挑來？挑的是什麼水？爲什麼水還沒有挑來？

通：不知道。

連：你長着嘴幹什麼啦！不能問問？老劉！你看這說服教育能行麼？（罵一頓還辦不成事呢！今天非整他兩個不行！

指：咱先了解了解到到底是什麼原因。

連：不管他是什麼原因，不服從命令就不行！說服把嘴說爛了也不頂事。（急下）

指：火房裏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

通：我不清楚，只是看見鍋裏還沒有水。

指：以後遇見事要問清楚，不然你這個通信員工作就沒有在好！你照顧着房子。（下）

第二場

周：（推老白挑水桶上）快走把！別說了。

白：這兒離牛那麼遠，老鄉又不借給水桶，那有那麼容易的事。

周：算了！算了！連長剛吩咐說快點做飯，還要燒鍋水。大當洗腳。

白：說話倒不腰疼！洗腳？還洗盆呢？

周：噯，行軍洗腳是咱們老紅軍的傳統。

白：傳統！還有連長開口罵人的傳統？

周：咱們連長那點都好，就是脾氣大。